

龙城笔阵

文化柳州

让中国乡村的声音抵达世界

——访多语种报告文学《新声》作者杨仕芳

乌英苗寨的火塘边，四五十岁的妇女们用手机照亮课本，苗语夹杂的普通话在夜色中响起。这个画面，成为柳州青年作家杨仕芳创作《新声》的起点。

近日，杨仕芳接受本报专访，揭秘这部被译为多国语言的“微观史诗”创作内核——真实如何转化为文学，中国乡村的声音又如何抵达世界。

一场偶然相遇背后的生命顿悟

记者：您深耕小说20年后转向报告文学，《新声》的创作契机是什么？

杨仕芳：这是一次文学实验，更是一场心灵的救赎。当时我遭遇家庭变故，偶然走进乌英苗寨，被那里四五十岁仍在夜校学习普通话的妇女所震撼。这种对知识的渴求让我看到了生命意识的觉醒。她们用苗语夹杂着生硬的普通话打招呼：“乌英欢迎您！”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。她们让我想起自己不识字的母亲，那种刻在骨子里的良善与坚韧，让我意识到真实故事比虚构更具冲击力，从而决定记录这群“沉默者”的声音。

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共生实验

记者：《新声》如何平衡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与文学感染力？

杨仕芳：关键在于“沉浸式观察”与“微观史诗”结构。比如描写夜校停电时妇女用手机照亮课本的微小，既是真实细节，又象征“知识刺破黑暗”；通过梁足英（书中主人公）从“不敢赶集”到“直播卖货”的转变，折射出脱贫攻坚相关政策对个体命运的影响，避免堆砌数据，让事实自己说话。

记者：作品中大量采用受访者原话，这一手法的创作初衷是什么？

杨仕芳：“原声”蕴含着最原始的力量。如梁足英所说：“以前我们的话锁在肚子里，现在它们变成歌唱出来。”这种质朴表达就是“让沉默者发声”这一初衷的最好诠释。我想成为“翻译者”，而非居高临下的“记录者”。

记者：火塘、芦笙、亮布等文化细节在书中



杨仕芳。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）

有何作用？

杨仕芳：这些细节既是写实，也是主题载体。火塘是苗寨的“文化客厅”，妇女围坐学习的场景暗示“知识融入传统空间”；亮布“褪色复染”比喻语言学习的曲折；芦笙曲调的翻译则成为文化沟通的桥梁。当读者记住“火塘边的普通话练习”等画面时，苗寨故事便超越新闻，成为生命经验的印记。

以“小人物”破局跨文化叙事

记者：《新声》作为国际传播典型，优势是什么？

杨仕芳：我在寻求一种真实性与普世性的共振。作品不依赖宏大叙事，而是通过“梁足英”们的个体命运展现中国乡村变革，这种“微观史诗”写法更易引发共情。对比西方“异域奇观式”叙事，《新声》让乌英妇女成为主动变革者——她们自发组织夜校、用抖音传播苗歌，展

现中国乡村的内生动力。同时，聚焦语言权、女性觉醒等全球性议题，打破国际读者对“中国主题作品说教性强”的刻板印象。

记者：作品为国际读者了解中国乡村提供了哪些新视角？

杨仕芳：首先，颠覆“贫困叙事”单一想象，呈现妇女们的主观能动性；其次，展示传统与现代“共生”模式，如用普通话直播卖布的同时用苗语讲解纹样；再者，提供“非官方”发展样本，不回避年轻人对苗语的疏离等矛盾，以复杂性增强可信度；最后，凸显农村妇女的隐性力量，如语言能力让她们从家庭劳动者变为经济决策者，证明母亲受教对阻断代际贫困的关键作用。

记者：您希望《新声》在国际传播中传递怎样的中国认知？

杨仕芳：希望世界看到一个多元真实的中国乡村——它既坚守传统，也拥抱现代；看到“自下而上”的发展模式，即乡村振兴是无数普通人自我觉醒的结果；看到中国对全球议题的本土回应，如文化保护与现代化可以共生。正如印尼译者所说“好的发展故事不分国界”。

继续倾听边地“新声”

记者：完成《新声》后，您的创作方向有何规划？

杨仕芳：三大方向：一是“边地教育”系列，记录“流动教学点”“马背教师”等特殊教育形式，探讨国家通用语言推广与民族语言传承的平衡；二是“乡村振兴2.0”，跟踪返乡女性用电商激活村庄、90后新农人等新现象；三是深化“女性与乡村”主题，尝试跨文体写作，融合口述史、影像与二维码原声，打破非虚构的“权威叙事”，让更多的“声音”被听见。

【尾声】

采访结束时，记者再次想起乌英妇女的箴言：“学习普通话不是丢掉自己的语言，而是用它打开新世界。”这句话或可注解《新声》的使命——让中国乡村真实的生命力，通过文学成为世界读懂中国的密码。

全媒体记者 赵伟翔



马昌华。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）

文学的使命是为故乡铸魂

——记马昌华的「融州叙事」与精神原乡

“这是第三本，系列的终章。”前段时间，当马昌华把《青蒿药神》摆在柳州文坛上时，引起了不少关注——不觉间他竟已经完成了自己“融州三部曲”，奠定了自己的文学故乡。

这位带着湖湘血性的作家，用八年时间把自己活成了一支笔，在稿纸上开垦出独属的精神原乡，让“融州”从小说中的地名，蜕变为当代乡土文学版图里的坐标与乡愁。

扎根时代沃土：三部曲中的乡村振兴史诗

马昌华笔下的融州，以柳州融安县为地理原型，却超越了具体的行政区划。这片他曾寓居多年的土地，因作家的凝视成为中国乡村现代化的文学标本。

在马昌华的文字版图里，融州像一台精密的显微镜，把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进程拆解成无数震撼人心的细节。《桔颂》拉开了“融州叙事”的序幕。这部聚焦高精尖人才返乡创业的作品，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，书写了技术赋能农业、产业带动脱贫的生动实践。第二部《加油吧，我的扶贫大主播》将镜头对准大苗山深处，青年扶贫干部用电商直播打破农产品滞销困局，苗家妹子变身“扶贫网红”，展现了“互联网+扶贫”的创新路径，刻画了乡村青年在时代浪潮中的成长蜕变。

其最新力作《青蒿药神》以宏大的叙事拓展了乡村题材的边界。仙雅堂公司的科研成果转化、大学生村官的引领，扶贫干部的帮扶、民间团队的加盟，共同推动“青蒿经济”腾飞，多重线索交织出“科技+工业+农业”联动的乡村振兴新模式。

文学地理的建构：桂北风情的立体解码

马昌华笔下的“融州”之所以具有强烈的辨识度，源于其对桂北民族地区的深度凝视，以及所饱含的独特的泥土气息。三部曲中，苗族的吊脚楼、侗族的风雨桥、壮族的歌圩等风物元素俯拾皆是，多帕的银饰叮当、九秧的苗绣围裙、成宋老汉的油茶陶罐等细节，构成了独具魅力的地域与民族符号系统。

在人物塑造上，作家擅长从乡土肌理中提炼典型。《桔颂》里扎根土地的老支书黄敢，《加油吧，我的扶贫大主播》中坚守理想却又憨厚朴实的屯长梁老耿，《青蒿药神》中精明务实的老农成宋，这些“融州民众”身上既承载着地域文化的集体记忆，又折射出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选择，成为连接现实与文学的鲜活载体。

作家的使命自觉：记录时代与精神

马昌华的创作始终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。“融州三部曲”紧扣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等时代主题，是对“产业兴旺、生态宜居、乡风文明、治理有效、生活富裕”总要求的文学诠释。

在叙事手法上，作家巧妙平衡了纪实性与艺术性。《桔颂》中产业转型的技术细节、《加油吧，我的扶贫大主播》中直播带货的操作流程、《青蒿药神》中科研转化的专业逻辑，均以扎实的田野调查为支撑；而充满张力的情节设置，则赋予作品引人入胜的文学魅力。

更值得关注的是“融州三部曲”的现实关怀。《桔颂》对“桔旅”融合的生态文化走廊建设构想，《加油吧，我的扶贫大主播》中对“网红经济可持续性”的思考，《青蒿药神》末尾对“乡村空心化”的隐忧及新产品开拓延伸的期待等，彰显了作家超越赞歌书写的理性精神。

文学故乡的精神坐标：从地理空间到心灵原乡

八载耕耘，马昌华终于在纸上建成了属于自己的“融州”。这个文学故乡不是对现实的简单复刻，而是经过情感过滤与美学提炼的精神栖息地——它既保留着桂北山水的灵秀、乡人情的醇厚，又注入了现代化进程中的阵痛与蜕变，成为中国乡村转型的微观模型。正如作家所言：“文学的使命是为故乡铸魂。”在“融州三部曲”中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产业崛起的奇迹，更是乡土中国在时代裂变中的文化坚守与精神重构。

马昌华用扎实的作品证明：真正的文学故乡，从来不是乌托邦式的想象，而是作家以笔为犁，在现实土壤中深耕出的精神地标。这片土地上，既生长着桂北的金桔与青蒿，也盛开着中国乡村的希望与梦想。

全媒体记者 赵伟翔

柳州新添一处文化空间

柳工书吧揭牌启用

日报消息（全媒体记者韦苏玲报道摄影）

“这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联结，更是知识与实践、传承与创新的交融。”7月1日，在柳工书吧揭牌仪式上，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赖颂平如是介绍。

柳工书吧位于柳工柳工文体中心一楼，分为阅读赋能区、研习创想区、文创体验区、轻享休憩区、陈列机械工程、文学艺术、科普读物等专业书籍，支持移动办公与技术研讨，打造集阅读、休闲、交流于一体的文化空间。

目前，柳工书吧藏书量8000余册，之后还将不断添置和更新藏书，满足广大职工阅读需求。同时与柳州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实现资源互通，共建“产教融合知识站”，设立机械工程专题书架；开设“工匠讲堂”，促进院校教授与柳工技师跨界交流，推动技术经验转化和人才培养。

据悉，柳工书吧的诞生是对“以智慧绿色机械延伸人类力量”企业使命的文化呼应，也是柳工尊重知识、关爱员工、倡导学习型组织文化的生动象征。在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，为匠心传承、创新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。



柳工书吧一角。

珍爱生命 预防溺水



禁止游泳



学生“六不准”

1.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。
2.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。
3. 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。
4.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、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。
5.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。
6. 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。